

Rilke et Rodin



Auguste Rodin

刘志侠——著

里尔克 与 罗丹



des inspirations rares
où je ne faisais rien
infinies l'heure et
d'abîmes. J'ai eu
artificiel pour app
mencé à m'absten
plusieurs années),
de la nature même
raisonnable sans de
de remporter les in
vaillant. Maintena
moyen de les gard
sance de ma vie
donnée. Et
l'ann
ass

Autrement, si je ne peux pas réussir, je ve
d'aider ma femme, comme vous m'avez
votre œuvre et de votre parole et de tou
forces éternelles dont vous êtes le Maître.

C'était hier dans le silence de votre ja
je me suis trouvé moi-même. Et mainte
bruit de la ville immense est devenu plu
tain et il y a autour de mon cœur un silen
fond où se dressent vos paroles comme des

À samedi, mon Maître.
Avec une admiration juste et claire vot

Rainer Maria Rilk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里尔克与罗丹

Rilke et Rodin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里尔克与罗丹 / 刘志侠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17-0895-3

I. ①里… II. ①刘… III. ①里尔克,
R. M. (1875~1926)-生平事迹②罗丹,
A. (1840~1917)-生平事迹 IV. ①
K835.215.6②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439 号

里尔克与罗丹

出 版 人 和 龔

策 划 谭 洁

责任编辑 霍星辰

责任印刷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前言 *Preface*

第一次接触里尔克的《罗丹论》(*Auguste Rodin*)，是读梁宗岱老师的中译文。总体的感觉是这本书不是传统的艺术评论，而是一首赞美诗，从第一句开始就使用最高的音调，一直唱到最后一句。多的是诗人的热情描写，少的是评论家的冷眼分析。

后来参加编辑《梁宗岱文集》，负责校订这本书的译文，找来一批法文资料。第一本是《致罗丹信》(*Lettres à Rodin*)，辑录了巴黎罗丹美术馆(Musée Rodin)收藏的里尔克书信，从1902年到1913年。读后感觉和《罗丹论》何其相似，从第一封信到最末一封，中间跨越十一个年头，始终保持着同一的澎湃感情，同一的赞美，只有遣词造句因为年月逐渐多了一点随意，少了一些拘谨。后来又读到里尔克的家书及致友人信，凡是提及罗丹的文字的段落，调子完全一样。这证明了《罗丹论》是一本无可置疑的真诚著作，发自真心，没有半点虚伪。通过这些书柬，我们还知道，从来没有一位艺术评论家像里尔克那样，使用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罗丹的经历，去实地观察他的创作过程和生活，去“读”他的作品，因此《罗丹论》不是一篇单凭感情写成的诗歌，而是一部认真下过工夫，深思熟虑的艺术评论著作，闪耀着灿烂的文学色彩。

里尔克对罗丹一往情深，我们自然想知道罗丹的反应。最重要的文献是巴黎罗丹美术馆出版的四卷本《罗丹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Rodin*)，里面收入了罗丹历年致里尔克的信函(包括写在名片上的便条)，也是从1902年到1913年，前后十一年时间。不必赶忙去读信的内容，只须看看信末有没有编者注上的三个字母“L. A. S.”(Lettre 信，Autographe 亲笔书写，Signé 签名)，就会发现从第一封信开始，罗丹绝少假手秘书，多数自己执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表现，显示他对

里尔克另眼相看。

一位 27 岁的年青作家，一位 62 岁的雕刻大师，地位悬殊，分属两辈，如何能够建立一种这么深厚而长久的友谊，这里面一定有其理由。为了知道得更详尽，于是继续收集资料，从传记到评论，从书信集到报刊文章，不知不觉桌上一大堆，地下一大叠，终于明白这是一个世纪难得一见的伟大命运的故事。

1902 年 9 月 1 日下午三时，巴黎大学街 82 号“大理石仓库”工作室，来自不同星座的两位大师，在人生轨道交叉点上相遇。里尔克像青苹果那样，正在找寻能够牵他的手带领他生活的导师，第一次见面就认定罗丹是自己的榜样，“好像老早认识他，只不过重逢而已”；而罗丹像高山上的雄鹰，观尽尘世百态，一眼就看出这位青年具有纯洁的灵魂和过人的智慧，第一次见面就邀请他次日到默东家里去，几乎等于即时收为入室弟子。

在以后的日子，他们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发现两人的生命轨道朝向同一个方向，大家都在追求美——形式美，内在美，绝对的美；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用粘土，用文字，建筑起自己的广大世界，像平原，像大海，属于全人类所有，而个人的名字只留存在丹青里。

十一年间，他们的人生道路就这样交叉并进，互相往来，互相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把他们最后分开。

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好像美丽的星座中的两颗巨星，位置不同，色彩不一，却连在一起闪耀，发出强烈的光芒。当人们听到里尔克这个名字时，不期然就会想起罗丹；当人们谈及罗丹时，里尔克往往不请自来，参加进谈话中。

这两位大师的交往是一个内容丰富故事，本书按照时序重组这十一年的大事，主要经纬是里尔克和罗丹的法文书信，全文译出，另外辅以里尔克的一些家书、日记和致友人信。这些都是最原始的素材，按照不成文的写作规矩，多少也要加以改写，以免变成文抄公。但本书全部保持原貌，笔者的工作只限于解释人物及事件的背景，让两位大师直接向读者叙述他们的友情，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灵性。

这样处理不是为了省事，而是有一天读到奥地利作家克斯纳（Rudolf Kassner, 1873—1959）的一句话得到启示，他是里尔克的后期好朋友，《杜依诺哀歌》第八首便是题赠给他的。他说：“里尔克的作品和他的书柬，就像衣服及其衬里，但是衬里的布料如此名贵，大可以翻过来穿。”事实的确如此，里尔克的书柬和日记包含着很高的文学成色，可以从中找到某些诗歌或散文的原形。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像已经结集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佛罗伦萨日记》、《关于塞尚的信》。既然原文已经清楚叙述事实，而且文采斐然，第三者何必自寻苦恼去改动，如果为改而改，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者画蛇添足。

书中的译文，里尔克和罗丹的法文书信全文译出，不保留寄信人地址，日期按当代汉语写法移放签名后面，内文保留原有段落，信末分散的祝愿语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集中为一段。其他书信或日记，只选译必要部分。这些信笔写来的文字，一气呵成，往往不分段落，为了方便阅读，过长段落按内容分节。书中使用的德语资料，没有与他人合译，目的是保持全书文字统一。全部自法文和英文转译，使用各种版本反复对照，虽然无法恢复德文原样，但力求准确传达作者原意。

插图配合内容选取，除笔者在巴黎实地拍摄之外，均为同时代的照片或图像，以求重组当年的环境和气氛，提供更多信息。罗丹雕塑和里尔克作品的标题中译，基本沿用梁宗岱先生翻译的《罗丹论》和《交错集》，个别与通译有异，但全部附上外文原文，可供对照。

一百年前里尔克和罗丹的情谊，在眼下这个拜金社会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本书以此为题材，并无警世教训之意，只不过像讲述一个童话，一个传说，告诉还愿意相信人性美好的人：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有过一个美好的故事……

刘志侠

2011年3月于巴黎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 第一章 出山清泉里尔克 / 001
- 第二章 一石峥嵘罗丹 / 020
- 第三章 高山仰止 / 044
- 第四章 巴黎的冲击 / 071
- 第五章 “工作，永远工作……” / 092
- 第六章 《罗丹论》 / 125
- 第七章 默东的小屋 / 151
- 第八章 罗丹秘书 / 179
- 第九章 比伦公馆 / 215
- 第十章 最后的华尔兹 / 255
- 第十一章 永别罗丹 / 297
-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 329

第一章

出山清泉里尔克

有些作家一出现就是耀眼的明星，教人目眩，教人赞美，但很快失去热力，最后变得像萤火虫那样，只能在黯黑的深夜里在荒野飘荡，闪动针头般惨淡的白光。

另一些则像小山涧，从瘦瘠的荒山流出来，涓涓细水，碰到小石头就要绕道，即使用尽力气歌唱，也只得一丝袅袅潺潺。可是月复月，年复年，白天敞开胸怀承受天上降下的甘露，晚上默默吸纳地底渗出的地水，不知不觉山涧流成小溪，小溪流成河汉，河汉流成大川，滔滔江水，一泻千里，一浪高于一浪，向苍天唱出一曲宇宙之歌。

1902年初，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第一次写信给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就是这么一条小山涧。他刚27岁出头，一个醉心于写作的奥匈帝国青年作家，知道自己从布拉格来，却不知道往哪里去。

里尔克是一个天生的写作人才，说他含着鹅毛笔降世也不为过。他的母亲向往贵族和上层社会，望子成龙心切，还没有进小学便常常朗诵席勒等名家诗歌给他听。里尔克虽然年幼，却听得很入迷，跟着背诵，学会写字后便把诗歌抄写到小本子上。从听，到背，到抄，最后到写。他留下的童年物件，除了图画外，就有好几首诗歌。至于何时开始写诗，已不可考，但最晚不迟过八岁。1884年，他念小学三年级，送给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礼物便是一首诗。这么早熟，不由人不相信世上真有缪斯这样的诗神，曾经在夜晚飞临他的帐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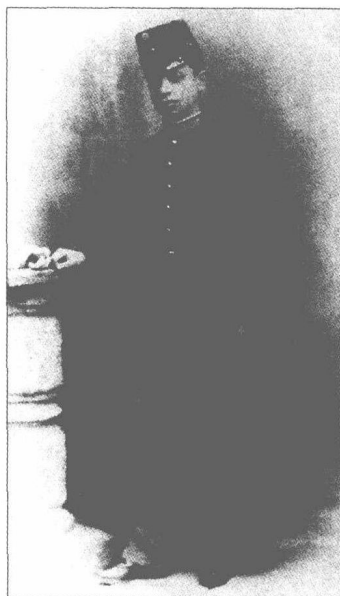
1891年9月10日，维也纳《趣味杂志》（*Das Interessante Blatt*）刊登了一首诗歌《流行的拖地裙裾》，诗末署名“里尔克，写于布拉格的斯密柯夫”：

流行的拖地裙裾——
讨厌得要命，
你看它不知羞耻
钻到最近的报纸里。
这种服装样式
变得无法压制，
我们将看到
严肃的公共卫生发怒，
它受到威胁，
抗议这种折磨
要你们吞下
数量奇多的灰尘。
赶快忘掉拖地裙裾，
想都不要再想，
不要等到警察动真格。
我们将看到，
警察埋伏在街角，
用大剪刀飞快地剪掉
所有路过的拖地裙裾。

这是一篇征文入选作品，发表时排第二位，也是里尔克印成白纸黑字的第一篇诗作，当年他只有十六岁，有点英雄出少年的味道。尽管主题由杂志指定，但诗歌的内容和品味平庸，与文学搭不上边。

这是事出有因的，在此之前五年，他经历了人生最惨淡的一页。1886 年秋，他 10 岁刚过便进入军事初级中学，三年后升上高中，换了另一间军事学校。由于性格内向敏感，身体羸弱多病，五年的军校生活很不愉快。20 多年后，1920 年，一位曾经教过他的教官已经晋升为将军，写信给他，热情洋溢地回忆往事，为这位出名的诗人学生骄傲。里尔克却没有他的愉快记忆，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声讨军事学校，他的怨

恨达到了一字一泪的程度，令人动容。但不要以为这是他父母的过错，把一个文弱的孩子送进地狱受罪。里尔克在给他的初恋情人的信里说过：小时候他情迷军人装束，觉得漂亮而神气，有人问他想成为什么人，他回答说“军官”。军校五年，他的成绩一直良好，最后一年的成绩单只有体操和击剑不及格。全班五十一人，他上学期排名十二，下学期十五。



■ 里尔克在军事学校
(瑞士国家图书馆藏品)

然而，里尔克的秋后算账并非夸大其词。他进校时才 10 岁，无论身体或心理仍在发育阶段。随着年龄增加和性格成熟，他发觉军人世界和他格格不入，不仅体力要求不胜负担，阳刚粗犷的气氛和他诗人的敏感内心完全矛盾，他写信向母亲诉苦。在当时，军事学校是一条男性事业的康庄大道，毕业后便可成为军官，成绩优良者授职中尉，合格者少尉，即使不合格，也有士官的名衔。里尔克苦撑了五年，终于无法忍受，征得父亲同意，于 1891 年 7 月离开军事学校，放弃了这个美好远景。

他先到布拉格郊区休息了两个月。为了摆脱军校噩梦，他迫不及待返回诗人的幻想世界，上面那首得奖作品便是那时写成的。

9月，他听从家人安排，进入林茨（Linz）商科学学校念书，打算学一门谋生技能。一年下来，成绩很出色，全年级53人排名第二。但是学年一结束，他却一去杳如黄鹤。原来和一个比他年长的保姆跑到维也纳同居，结果惊动女方家人报警。警察找到他们后，把女方送回家，他则独自返回布拉格。

多年后，里尔克对友人说，林茨一年是他的“青年时代关键性转折点”。他没有详细解释，但是从他的书信中，我们知道他摆脱军事学校的束缚后，文学爱好如脱缰之马，得到自由奔驰的机会。他读书、写诗、参观博物馆、穿着军装参加面具舞会，生活过得写意愉快。他开始想办法打进文学的圈子，主动去结识评论家和作家，送上诗作请他们评论。甚至和保姆私奔到维也纳时，也不忘去找出版商，希望能出版诗集。

回到布拉格，他的伯父因为没有儿子，提议资助他继续读书，准备进大学攻读法律，日后接手他的律师事务所。为了让里尔克赶上正规学校的水平，通过中学会考，他重金聘请私人补习教师。但愿望未及实现，便在这一年12月去世。他的两位女儿遵从父亲遗愿，继续定期资助里尔克。三年后，1895年，他顺利通过会考，获得“优”的成绩。

这段时间里尔克除了应付功课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写诗。1893年4月，布拉格一份德文报纸发表他的作品《笔与剑》（*Feder und Schwert. Ein Dialog*），这是一首以军人为题材的散文诗。

他这段时间所得诗歌，相当一部分为初恋情人瓦莱里（Valerie von David-Rhonfeld, 1874—1947）而作。这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少女，里尔克1893年在表妹家认识她，一见钟情，第二天便给她寄去第一首情诗。对方也喜爱文学，一双少男少女迅速坠入情网，相处得十分投契。1894年末，里尔克把情诗和一部分少作结集，取题《生活与歌》（*Leben und Lieder*）出版。这是他的处女诗集，但是生前一直拒绝出版商收进作品集中。很多大作家都摒弃少作，不想人家读到。里尔克是这样解释的：五年军校生活对他伤害太大，一时未能完全恢复过来，影响创作水平。事实上，据研究者意见，这部87页的小册子无论题材或文字，都不够



■ 瓦莱里
(里尔克致瓦莱里信柬集封面
图片, 岛屿出版社, 2003年)

成熟, 只有几首尚可一读。不过, 另外一些同时期写成的作品, 尽管不见得特别高明, 里尔克却同意收入文集, 因此有人提出要从心理角度来解释。

《生活与歌》以自费形式印行, 里尔克没有入息, 又无法从家里弄到钱, 唯有向瓦莱里求援。她除了把每月零用钱和圣诞收到的“红包”拿出来, 还变卖老花边和祖母遗赠的别针才算凑足费用。后来两人分手, 里尔克不愿意重版这些诗, 很可能是出于男性自尊心, 不想勾起这段不算光彩的旧事。

像他后来的所有情感经历一样, 这场激情来得猛, 去得快。次年夏天, 他到巴尔干海边度假, 遇到另一位布拉格来的少女, 立即写信给瓦莱里, 请她还给自由。瓦莱里答应了, 但无法忘情这段初恋, 终生未婚, 进而因爱成恨。里尔克去世后, 她把当年的情书抛出来拍卖, 并且发表不友好的回忆和议论。她说里尔克年轻时样子丑陋, 没有能力爱女人, 离开军事学校的真正原因是同性恋被发现。里尔克写给她的情书在 2003 年出版, 总共 122 封信, 另加 77 首诗, 成为里尔克青少年时代重要的研究资料。



■ 《生活与歌》初版封面

里尔克和瓦莱里分手后, 1895 年秋天, 进入布拉格一家大学, 先修文学、哲学和艺术史, 后转读法律。这一年, 他二十岁, 踏进大学校园后, 被一种无法压抑的狂热愿望所推动, 希冀迅速地在文学上出人头地。他决心以文学为事业, 就是在这个时期作出的决定。

除了上课，他把全部时间用于文学活动，加入文学团体协和会（Concordia）和德国艺术家协会（Verein deutscher bildender Künstler），热心出席大小聚会，设法结交学者、教授、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商。他和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学俱乐部，自写、自编、自印不定期刊物《菊苣》（*Wegwarten*），免费赠送。原来计划每年出版一至二期，但到第三期便无疾而终。

他马不停蹄地写作，由于天赋下笔千言的本领，作品源源出来。诗歌、书评、剧评……什么题材都写，到处寄发稿件，总能找到报刊发表。为了树立作家的形象，他四处张罗，找人资助，把写好的诗篇集结，以《祭神》（*Larenopfer*）为题交给出版社印行。后来，他认为戏剧能够更快让更多人认识自己，于是编写了两部剧本，通过各种关系钻营，终于在1896年8月6日，在布拉格一家剧院上演了其中一部《现在和我们归天之时》（*Jetzt und in der Stunde unseres Absterbens*）。

经过这种旋风式的努力，两年之间，他在布拉格打出了一角天地，享有不薄的文名，被认为是“本地才子”。然而布拉格只是奥匈帝国一个外省城市，不要说比不上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等大都会，即使放在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旁边，也立即显得土里土气。此时的里尔克意气风发，深信自己能够成为出名的作家，不再满足于在小地方呼风唤雨，1896年秋离开了布拉格。

他可能没有料到，一踏上旅途，此后变成了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居无定所，永远再没有回过布拉格长居。

他在布拉格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名满天下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市政府才在当地德语文学协会的要求下，趁着2010年他诞辰135周年，拨出补助，在他出生的房子上挂上一个纪念牌。

离开布拉格后，里尔克先到了慕尼黑，在大学报名，修读艺术史，主攻意大利艺术。他把布拉格的狂热文学活动带到那里，继续广结文



■ 里尔克在布拉格出生的
房子现状（2010年）
（布拉格市政府图片）

友，观赏戏剧，参观博物馆，不断写作，到处发表作品。甚至写信给葡萄牙《艺术》（*Arte*）杂志，打探是否接受德文稿件，而不知道这家杂志早在一年前已经停刊。他去世后，研究者查阅报刊，发现他在1896—1897年间总共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包括诗歌40首，书评12篇，散文10篇，绝大部分后来没有结集。

就在慕尼黑，里尔克遇到第一个生活大变动。1897年5月12日，他在小说家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 1873—1934）家里第一次见到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 1861—1937）。这是一位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生的少妇，身上混杂法德血统，在很多方面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出奇地相似，都是冰雪聪明，独具个性，具有天生的写作才能，在文坛上头角崭露，而在感情生活方面浪漫不羁，特立独行，一生有众多的情人，不是才气横溢的作家、诗人，便是艺术家或学者，这是两个超前的妇女解放奇女子。

见面后次日，里尔克写了一封感情充沛的信给莎乐美：

亲爱的女士：

昨日的黄昏不是我第一次能够跟您在一起的时刻，我记忆中还有另一个黄昏，它令我极想看到您在我面前。去年冬天，我那些如

今已被春风吹得东零西散的思想，被狭小的房间和静默无声的劳动所束缚。正是这个时候，我收到康拉德博士寄来的《新德意志评论》（*Neue Deutsche Rundschau*）1896年4月号。他在一封信里要我留意一篇题为《犹太人耶稣》（*Jesus der Jude*）的文章。所为何由？因为康拉德博士读到我的《基督幻象》（*Christus Visionen*）某些章节（其中五篇即将刊登在《社会》[*Gesellschaft*]杂志上），他认为我对这篇高水平的文章会感兴趣。他错了，并不是兴趣带我逐步深入这篇启迪文章，而是一种宗教式的信心在这条严肃道路上引我前行，我最后感到一种强烈的喜悦，看到我在《基督幻象》中的梦幻史诗要表现的神圣信念，如此明晰和有力地传达出来。这便是我昨天不由自主回想起的那个离奇的黄昏时刻。

您看，亲爱的女士，我感到多亏您的文章无懈可击的严谨及其强大的力量，才使我的作品获得某种认可，某种赞同。我像一个大梦成真的人，既喜且忧，因为您的论作和我的诗歌相比，就像梦幻与现实，愿望与成果。

您现在明白我以何等的焦急等待昨天下午的到来？我本可昨天和盘托出，大家围着喝茶，讲一些热烈仰慕的漂亮话是那么轻而易举。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曾在黄昏时刻和您独处，我必须再和您单独在一起——现在，我如愿以偿，心里满溢感激之情。

我一向认为，当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展示某些十分珍贵的东西，这应该是两人之间的秘密。

或者有一天，我有机会向您朗诵上面提过的《基督幻象》里这首或那首诗歌，因为目前仍然在草稿阶段，我无法想象更大的喜悦。

如果我能设法明天星期五来嘉特纳剧院，希望能见到您，亲爱的女士。

至于这几行字，是我很久以来就希望表达的谢忱，能够做到，我觉得是一种恩惠。

里尔克

莎乐美当时已经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出版了两本书，《易卜生六部戏剧的女性人物》（*Henrik Ibsens Frauen-Gestalten nach semen sechs Familien-Dramen*）和《通过作品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in seinen Werken*）。1886年，她发表《犹太人耶稣》时，里尔克刚好开写《基督幻象》，最早的篇章曾投寄《社会》杂志，虽然信中说其中五首被选用，实际最终没有发表。他看到莎乐美的文章后，由于主题近似，很感兴趣，曾经写了几首诗，不具名寄给她，表示仰慕。这便是此信第一句话“昨日的黄昏不是我第一次能够跟您在一起的时刻”的来由。

从神交到结识，里尔克大有相逢恨晚的心情，不顾年纪相差十四岁，立即向她展开热烈的追求。不足20天后，6月1日，他们成为情人，跑到慕尼黑郊区一间房子度过三天。莎乐美是有夫之妇，虽然有名无实，却与丈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她还有其他情人，但是此后三四年，在她身边出现得最多的是里尔克。为了方便会面，里尔克在该年末离开慕尼黑，搬到柏林地区居住。



■ 里尔克与莎乐美（左）
在乡间（1898年）